

香港城市大學舉辦兩岸四地大學 國際化校長論壇

18/07/2008

國立成功大學資深執行副校長 馮達旋教授

第三節：「在國際化大背景下提升中國文化的
世界影響與加強中國大學的合作與進步」 演說

郭為校長，兩岸四地高等教育領導同仁，其實是最不應該今天在這個會議演講的。今天這個會議是兩岸四地高等教育的會議。我不是兩岸四地長大的，我也沒有在兩岸四地念過一天的書。所以當我看到郭校長我要講這個題目，我嚇了一大跳。

「在國際化大背景下提升中國文化的
世界影響與加強中國大學的合作與進步」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題目。用一句英語常用的話，這叫做「a mouth full。」雖然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不過我還是硬著頭皮在講一些東西。

今天大家都介紹了他們的大學。所以我也必須講關於成功大學的兩三句話。

成大規模很大。以台灣的大學歷史來說，成大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學。是台灣的「台成清交」的「成」。我覺得正如所有亞洲的大學，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形勢是我們的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們必須在本世紀內培養出一大批有世界觀的領導。假如成大能夠一直保持作為培養二十一世紀世界級的教育家，科學家，企業家，現代文學家的搖籃，如校友朱經武，鄭崇華與龍應台，那成大能成為一所世界級的大學的日子就不遠了。

成大有一萬個本部生，一萬個研究生，一千四百多教授。其實從教授人數的角度來看，這並不是一個好的數目。這馬上告訴我每個教授平均有七到八個研究生，我個人的感覺是那是太多了。我當教授的時候，我最多只有兩到三個好題目給我的研究生做。所以有八個學生，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這表示教授人數不足。

我到了成功大學之後我了解到成大的研究經費是比較充裕的。成大一年

的研究經費大概是一億美元。因為我來成大之前在Texas，所以我對那裏的情形還比較清楚。在Texas，從全方位大學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的角度來說，只有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和Texas A&M University的研究經費比成大多的多 (三到四倍)。其他Texas的全方位大學的研究經費和成大差不多或者是少多了。所以從經費這個角度來說，臺灣領先的大學的科研經費還是比較充裕的。

我把「在國際化大背景下提升中國文化的全球影響與加強中國大學的合作與進步」這個大題目分成三個題目。

首先什麼是國際化的大背景？我想20世紀是一個很有趣的世紀。大家不曉得有沒有注意到第一個亞洲人拿到諾貝爾獎的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日本人。他是一個印度文學家叫泰戈爾。泰戈爾得到191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大家都知道為每一位諾貝爾得獎者，諾貝爾獎委員會都會說得獎者為什麼得到獎。泰戈爾得到的原因是「*he has made his poetic thought express in his own English words a part of literature of the west*。」這句話並沒有說泰戈爾是一個偉大的印度文學家，而是他的文學貢獻是「*a part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est*。」這似乎有赤裸裸殖民主義的滋味。這

是20世紀初的時候。

到20世紀末，當高行健得到2000年諾貝爾獎文學獎時，諾貝爾獎委員說高行健得到獎的原因是他「*had open new path for Chinese new novel and drama*。」比較這兩個相隔大約一百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你就能夠深深的體驗到全世界在20世紀的一百年內對亞洲的看法有大大與深遠的改變。我相信到了20世紀末，全世界對亞洲尊敬的程度大大的增加也因為是亞洲的經濟起飛。

大題目第二點是世界影響。今天早上郭校長的感人開場白中的一句話，就是 Thomas Friedman 的名言「*the world is flat*」，地球是平的。這個大家都知道，這本書我相信大家都看過，也知道Friedman的內涵。我對「*the world is flat*」有點感觸。我的感觸是什麼呢？就是在不久以前，三四十年前吧，除了少數的日本大學外，其他的東亞的大學都不可以跟歐美的大學共日而語。從這個角度來說，我看大家可以想一想。經過三四十年許多教育家的努力，如清華大學的梅貽琦，香港科技大學的吳家瑋，前復旦大學與現在英國Nottingham大學的校長楊福家，亞洲的大學大致上可以和歐美的大學「排排坐」。

我最近去參加了一個韓國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替QS Ranking主辦的一個大學ranking會議。QS 是英國的一個的公司。兩三年前 這個公司把London Times 的大學Ranking接手過來。大概是美國與歐洲的大學的歷史久，QS要打進去歐美的市場有一定的困難。對QS來說，20世紀下半葉起飛的亞洲大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

今天我們也聽了很多關於這個ranking的事情。大家知道我常常把兩個重要的ranking，上海交大跟QA ranking，放在一起比較。你們可以看到，在上海交大的ranking跟QS的ranking，香港科技大學和北京大學有非常大的不同。在2005年，上海交大請我去他們的第一個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做一個keynote speech。我當時已經感覺到這個評鑒的影響。所以那時候我就講了一句話，就是

「...indeed, with Cai's (蔡元培) leadership, Beijing University became not just soul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but in fact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in 20 century, how do we measure the intangible impact of Beijing University on the culture of China with 白話運動、五四運動 and so on, is it even logical to consider that Beijing University is not a “world class university” when it has profound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with nearly quarter humanity for the whole country? 」

這些「無形的」(intangible)重點我覺得在討論評鑒時都必須仔細考慮的。所以你可以看到how do we measure this intangible impact? 假如我們不討論這種的intangible的話，這種評鑒會不會有一點缺陷，這個是我們需要仔細的考慮。這告訴我兩岸四地的高等教育要非常的小心，我們要去想這些問題，尤其我們學校的領導要在這方面去想這樣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如何提升中國文化的 world 影響? 中午的時候大家都聽到了新儒學大師杜維明教授的淵博報告。聽完了杜老師的報告，任何在這方面的討論都是「畫蛇添足。」但是假如杜老師容許我的話，我還是稍微講一點吧。

自從1980年，我大概去過大陸130多次，臺灣也去了二三十次。每次都是短期的。短期的訪問不可能讓我對當地有深入的了解。自從我到了成大，這十個月來我真的學到了非常多的東西。這裡我要討論的是我這十個月的一個小小的觀察，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觀察同時也跟今天會議的討論有點關係。

我來了臺灣後，我感到當大家講到國際時都是往東北看，韓國、日本。
要麼更西邊看就是美國。要麼向 extreme west 就是歐洲。

我是新加坡長大的。所以對我來說，除了韓國、日本、美國、歐洲以外，
「南洋，」也就是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尼都一直在我的腦海中。我記
得在我長大的新加坡，令我有很深的印像是到處都有非常熱心華僑辦的
會館：福建會館、泉州會館、同安會館、廈門會館、金門會館等等。在
南洋各地，只要有華僑，你就可以看到這些會館的存在。更重要的是這
些會館除了是當地華僑文化與經濟的靈魂，也是當地華僑與他們的祖先
地的橋樑。

我來了臺灣以後我才發現另外一件有趣的事實。在新加坡，除了我剛才
提到的會館（你們會注意到都是以福建省為主的會館，）另外一個強大
的會館是潮州會館。大家都知道，潮語與閩南語是大同小異的。我最近
仔細的看了福建與廣東地圖才發現原來潮州與閩南遠比廣州來的近。這
些對我來說都是很有啟發。

另外一個有趣的事實就是金門。對我來說，金門馬祖的炮戰一直藏在我

的腦海內。所以一年前我到了台灣後，我一直期望能有機會到金門去訪問。兩個月前，這個機會來了。金門科技學院的校長李金振博士請了我去為他的學生作個學術報告。我用了這個寶貴的機會去好好就地的看了一下我多年嚮往的金門。我有用了這兩個月的時間對金門作了一點初步的認識。

我發現金門的一千年歷史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大部份：

第一部份我叫做古閩南文化是以朱熹為主。大家都知道朱熹是一個儒學大師生於九百年前（1130年。）他19歲當了進士。他一身的一個很重要的行政職位是出任了泉州同安縣「主簿」（根據維基百科，「主簿」是中國古代官職名稱，屬於文官。此官職大概開始于漢朝，主管文書簿籍及印鑒，即起草一些文件、管理檔案、以及權利各種印章等，大致相當于現代的秘書一職。）金門那時候也是同安縣的一部份。大家知道，900年前也是牛津大學剛剛開始的時候。

第二部份我叫做古閩南文化是以鄭成功(1624到1662)為主。鄭成功的據地在金門和廈門一帶，現在叫金夏，完全控制了那時候的海權。金門在

1687年設立一個叫浯江書院來推崇朱熹。很巧的是1687年正好是牛頓發表他的巨著Principia。雖然成功大學的校名的起源是鄭成功，非常有趣的是這個起源並不是成大上上下下家家戶戶都知道的。

第三部份我叫做近代的閩南文化。這個時期是從十九世紀下葉開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紀/二十一世紀。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有大批的閩南子弟飄落南洋。二十世紀下半葉，有眾所周知的國共對抗與臺灣文化的興起。我記得我小時在新加坡聽過八二三炮戰，但是沒想到今年是八二三炮戰的五十年周年。我兩個月前在金門還看到炮戰的遺物。對我來說有非常深的感受：在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竟然可以在香港這個地方兩岸四地的高等教育領導可以在一起討論大中華的文化影響。最近哈佛大學的Michael Szonyi教授寫了一本關於金門的書，書名是「Cold War Island 冷戰的島」。

讓我總結一下這個討論。我剛才討論了南洋的各個會館。南洋和閩南的聯繫是非常非常深的，但是跟臺灣的聯繫是非常脆弱的。有一個很名的馬來西亞的華僑巨商叫楊忠禮。他是金門人。你去金門的話可以到處看到楊忠禮的足跡與貢獻。另外一個有名的華僑是陳嘉庚(1874-1961)。根

据維基百科: 「陳嘉庚捐資辦學的高峰是在1921年。他痛感福建文化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匱乏，便決定投資100萬元創辦廈門大學。…對於廈門大學，他付出了滿腔的心血，從聘請校長和教員，到校舍的選址設計施工，他四處奔走，嘔心瀝血，使廈門大學成為當時中國國內的知名高校。

在新加坡，陳嘉庚對於當地華僑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熱心，1919年創辦了規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是當時南洋地區華僑的最高學府。」

幾十年在南洋生活完全沒有減低楊忠禮與陳嘉庚對金門深厚的感情。很有趣的我到了臺灣才知到假如金門今天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的話，臺灣跟南洋的聯繫脆弱的。正如我剛才說的，在南洋你可以看到泉州會館，同安會館，福建會館，金門會館，廈門會館，但是沒有台南會館，沒有台中會館。臺灣跟南洋跟閩南的密切關係完全因為金門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

另外一個有趣在南洋的閩南文化可以從一般福建人名字的英文翻譯。在新加坡陳嘉庚的英文名的Tan Kah Kee。這完全是用閩南語翻譯過來的。

剛才我也說了潮汕文化跟閩南文化的關係，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考慮金夏潮與南洋大文化生活圈。假如我們高等教育可以開始推動這個文化生活圈的話，這倒是兩岸四地一個非常好的合作模型。我們可以以剛才討論的基礎來建立成功大學、廈門大學（甚至汕頭大學）、金門技術學院的學術合作。

最後假如兩岸四地高等教育可以把歷史作為大學合作的基石，同時用我們五千年的文化作為合作的目標，我相信這對「在國際化大背景下提升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與加強中國大學的合作與進步」會有很大的啟發與進步。

謝謝。